



埃尔文·约翰逊

埃尔文·约翰逊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他也不会总沉浸于回忆中,即使是十分钟前作出的决定,他也很少反悔。

因此,当被问及他是否经常回想起1991年11月的那个寒冷的早上——那一刻,他站在洛杉矶大西部论坛球馆的台上向世界宣称他感染了艾滋病——这位前组织后卫露出了他的招牌微笑,摇头否认,“我不会经常回想过去,也不会花太多时间用来懊悔。”约翰逊说,“经历了整个事件并不得不处理一些特定的事情后,我的确对我的家庭和我的妻子库克感到愧疚。但那是唯一感到后悔的一点。”

退出体育界后,这个篮球传奇人物转向商界,并把精力专注于如何生活下去。作为一名曾经的洛杉矶湖人队队员,约翰逊名气冲天。这无形中增加了他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难度,而这个过程有可能是他人一生中两段传奇故事中更为闪光的那一段。

## 现在: 他的工作上紧了发条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约翰逊四点就会起床,慢跑五英里后,到达他位于比利弗山的办公室。在那里,他经营管理着“魔术师约翰逊娱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电影院、星巴克及其他一些长期被别人所忽略的小生意。同时他积极参与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主要是面向艾滋病和教育方面的,他还与奥巴马政府共同致力于社区开发。

结束工作后他轻快地步行回家。晚上,他可能会打更多的电话谈公事,一直到晚上9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工作到晚上10点或11点,”直到妻子严厉地要求他必须马上结束,他说。“当工作时,我是全速开动的汽车马达。因为我是魔术师,我热爱工作。但是这个称号也从我的生命中带走了不少东西。”

对于任何已经51岁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挑战——更不必说过去二十年的每一天都在跟HIV病毒作斗争的人了。

“我会经常听人们说染上艾滋病想必不会特别糟,他们会说看看魔术师,他的状态多好,”约翰逊说,他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艾滋病的困扰。“我是被神祝福的人,我服用的药物对我的身体及组织真的有效。但我用的药物并非对所有人都产生一样的疗效。很多人并不像我这样幸运。”

## 回忆: 生命中最痛苦的15分钟

在NBA赛季前的例行体检中约翰逊被诊断出带有HIV病毒。那时,死于艾滋病的美国人的数量比二战之后的所有战争中死亡人数总和还多。在1991年时,问题不在于染上艾滋病的人是否可以活出完整精彩

他是NBA选秀的新状元。十几年里,他带领湖人队先后五次夺得NBA总冠军,个人3次获最有价值球员。他的控球让人眼花缭乱,极富创意,被称为“魔术师”,他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之一。

1991年约翰逊被检测出HIV阳性,消息公布后,他宣布退出NBA。

20年后,约翰逊仍然健在,并且成功转型为杰出商人,他创建的基金会已为慈善事业捐赠1500万美元。

# 魔术师约翰逊 20年了 我还活着

人生,而在于他们还能活多久。

1991年的那个早晨,在洛杉矶湖人队老板杰瑞·巴斯,前湖人队球星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和NBA总干事大卫·斯特恩的围绕下,面对着因疾病而可能出现的不明朗的未来,约翰逊非常冷静,甚至对未来充满信心。面对电视摄像机镜头的痛苦15分钟,他拿出比赛时的那种最好状态来应对。“我从来不想逃避,向观众隐瞒我患病这件事——我不能这么做,”他说。离开这个舞台意味着32岁的他从辉煌的职业生涯中退出,进入了令人恐惧的前途未卜之中。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刚建立不久的家庭会变得如何?没有人会知道。

因为,就在仅仅几个月前,约翰逊娶伊丽莎白·库克·凯丽为妻,而且她已经怀了两个月的身孕。她与未出生的宝宝的健康状况受到人们的关注(幸运的是,她和宝宝都没被感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尴尬的问题,那就是约翰逊是怎么感染上这种病毒的(最终他解释道,在1980年前后他曾与数位女性伴侣发生过性行为)。

最初,库克曾试图劝说丈夫不要立即将新闻公之于众。“他一发现自己得了艾滋病就要向世界宣告,”她回忆说。“当时我害怕人们会说什么,不知人们会如何对待我们,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也十分担心——因为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只是希望他等一段时间再宣布。”

## 家庭: 与周围环境作斗争

那时,人们广泛认为艾滋病仅仅存在于同性恋团体中,而忽视了在妇女、儿童、老人——还有异性恋

男人——这些人群中存在的风险。

人们不愿主动承认患有这种疾病。非裔美国舞蹈家阿尔文·艾利在1989年被艾滋病击垮,后来要求医生对外宣称他死于血液病。网坛名将阿瑟在1988年一次输血中感染了艾滋病,对外一直没有公布他患有艾滋病,一直到他死后的第五年才真相大白。

但是约翰逊决心在公众的关注中与疾病做斗争。“上天让我得了这种病是有理由的,我知道那就是选中我去帮助那些同样患有这种疾病的人。”这就是他的表述。

当约翰逊致力于提高洛杉矶公众对艾滋病的关注的同时,他那个被过早卷入事件漩涡的儿子,10岁的安德烈正努力跟公众关注的余波作斗争。在父亲作出震惊世界的宣告之后,安德烈至今还能回忆起那些来自小学同学及其父母的令人痛苦的议论。安德烈今年已经三十岁了,为父亲的公司工作。“我爸爸叫我别为他担心,也别担心别人怎么说。他知道很多人不了解HIV或艾滋病,也知道孩子们的攻击有时候会叫人非常难受。”

其实成年人也会有相同的遭遇:当1992年约翰逊经医生允许返回球场时,他遇到了许多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都会遇到的排斥。有些队友公开对他出场比赛提出异议,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在比赛中他受伤流血,队友们就有可能被感染上艾滋病。

“现在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最初的五年是最艰难的时候,”他说。“有时会突然一闪念想到‘当初如果我没向世人宣告,会发生什么事’,但这种想法很快就会消失,或者至少是我试着让它们消失。我不允许自己长时间地想这件事情。”

## 服药: 与病魔顽强地搏斗

在约翰逊思想斗争时,他的医生与他感染上的艾滋病病魔搏斗着。何大一医生开始实验一种有效的新武器:鸡尾酒疗法,这种疗法有希望能使HIV病毒得到控制,并防止病人变成真正的艾滋病患者。1994年后,何医生在约翰逊身上施用这种药物,距离这种新药被正式公开还早一年半的时间。

“自从我们开创了这种疗法后,我们就立即在约翰逊身上施用,鸡尾酒疗法使他的健康与整个人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何医生说。“开始他一天得服药数次,一次服用很多药片。现在服药量改变了很多,所以他不必要服用太多药,只服用少许即可,减少副作用。”

何医生说:“他是与HIV共存的成功典范,因为他明白这是治病的必要条件,所以他非常配合。”约翰逊得这种病已经20年了,而与HIV的战斗永远不会结束。

## 目标: 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

在非裔美国人居住的社区,近几年来感染HIV和艾滋病的病例在不断增加。美国感染HIV和患有艾滋病的新增病患中,25%是女性,这其中的三分之二是非裔美国妇女。大部分妇女是因为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性交而染病的。

“这些数字真的让我很难过,”约翰逊说。“因为本来没理由发生的。”他指出,“同性恋社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使人们理解艾滋病,也确实收到了效果,但在我们的社区这种病毒还是被认为是一种耻辱的标志,这种观点阻碍了很多积极的努力。这就是现在我正在做的事,改变这种根本的观念。”

魔术师回忆起20年前他的家庭——他的大多数家人始终住在密歇根——是如何对待他得病这个消息的。“我妈妈跟我通完电话后就坐上飞机,然后出现在这里,我爸爸坐了飞机,我的兄弟姐妹坐上飞机来陪我。我的姑姑、侄子——所有人都乘同一架飞机过来。这是爱,是支持,在我辛苦地与病魔作战时,这些爱和支持使一切都变得不同。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还能在这里与你谈话的主要原因。”对于一个不愿让回忆占用太多时间的男人来说,当他想到他所完成的巨大成就时约翰逊似乎也有些无法自己:他向全世界展示了,与HIV共同生活——完全地共同生活意味着什么。“我的儿子安德烈和妻子还有小女儿在复活节都来看我,”他说。

当他回忆起那天时的微笑舒展了。“那是非常特别的时刻,可以抱着我的小孙女,跟她一起玩,看到我的儿子真正成为一个好丈夫和父亲。” 快报记者 王娟 编译整理

## 这些名人 都曾患有艾滋病

### 好莱坞明星洛克·哈德森

他是第一个死于AIDS的公众人物。

与詹姆斯迪恩、伊丽莎白·泰勒主演《巨人》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红星,并因此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他是英俊的代名词,他有宽阔的肩膀、健美的身材、多情的眼睛和磁性的声音,但他是同性恋,1985年被确诊感染艾滋病,10月2号在加州去世。

### 美跳水运动员洛加尼斯

天生敏感脆弱,被同学嘲讽为“娘娘腔”“黑鬼”和“蠢驴”,两次尝试自杀。

1988年,洛做了HIV测试,结果是阳性,洛心情沮丧,万念俱灰,但他继续训练,用药物抑制HIV病毒的扩散,并在奥运会上卫冕成功。

1994年,洛参加第七届同性恋运动会,正式宣告“出柜”。此后,他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及动物保护活动。

### 蓝色电影诗人德里克·加曼

拍摄了电影《蓝》,影片没有故事、人物、画面,只有一屏深蓝和画外音。记录了德里克·加曼同艾滋病漫长的斗争和他幻想中的蓝色天堂。

对同性的迷恋,贯穿了加曼的终生。1994年2月,因为艾滋病,他死于伦敦。他希望有一天,所有的男孩都爱男孩,所有的女孩都爱女孩,永不改变。

### 美网冠军阿瑟·阿什

他赢得第一个美网冠军,并为美国赢得戴维斯杯。1970年,1975年,他又先后获得澳网与温网冠军,他是赢得这三项大满贯的唯一黑人。1979年,他被诊断出心脏病,不得不退出网坛。1988年,他被确诊因输血感染HIV,此后,他不断为艾滋病的防治而疾呼奔波。1993年,阿瑟·阿什因艾滋病去世,年仅49岁。

### 作家福柯

因《疯癫与文明》成名。1970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五年后出版《规训与惩罚》。

1975年在旧金山,他第一次见识到了同性恋者的天堂,从此白天讲课,晚上放纵。1983年秋,福柯感觉身体不适,开始担心自己。他23年的同性恋伴侣德费尔伴他度过了最后时光。1984年6月25日,福柯去世。不久,德费尔筹建了法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艾滋病组织。

本报综合消息